

假作真時

文・圖／吳誠文

「滿場荒唐球，幾把辛酸淚；都云選手癡，誰解其中味？」

你說你是職棒球迷，你無法理解，也不能接受你心目中的英雄打假球。我說什麼是假球？你說其實你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檢察官把他們列為被告，一定是有問題的。我說我還不是很肯定。你說不能模糊道德焦點，對就對，錯就錯。我說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應該用系統思維去探討。你說饒了你吧！

* * *

人生不管願不願意，喜不喜歡，其實常常不自覺地在賭。我在投手丘上的時候，也常常與打擊者對賭。投手與打擊者之間的對賭，往往因為經年累月的征戰，彼此熟悉而更加刺激。一般投手擅長的球路就是固定那幾種，其中二縫線或四縫線快速直球是必備的，其餘的如曲球、滑球、指叉球、伸卡球及各種變速球等則因人而異。相對的，一般打擊者也有他擅長打擊的球路與方位。當然打擊者也有他的弱點，例如，假使某位打擊者擅長打內角高球，那他多半不擅長打外角低球。不過，詭譎的是，我們不常談論投手的弱點（雖然投手也一定有弱點）。這看似一場不公平的賽局，因為主動權在投手，球是他投的，他不必要暴露自己的弱點，而打擊者是被動的，似乎別無選擇，不管投手投出什麼球，他只有接受的份。當然事實並非如此，在投手與打擊者的競爭當中，居於劣勢的不必然是打擊者，因為除了投手與打擊者相對的技藝水準外，這當中存在另一個關鍵的因素，一個若非投手難以體會的因素，那便是控球。假設打擊者與投手彼此互相了解，則一個投手失投的因素大致有兩種，一種是賭輸了，一種是控球失敗，而後者是大多數人比較不解的。投手失投是打擊者不必然因被動而居劣勢的重要原因，而失投在正常的比賽卻幾乎是場場都有，看似有心實為無意。

棒球最能勾動球迷心弦的結局之一是九局下半的再見全壘打，因為它象徵著人生的瞬間逆轉。逆轉勝的球隊與球迷欣喜若狂，而很自然的，揮出全壘打的打擊者必定是英雄。逆轉敗的球隊與球迷椎心泣血，黯然離場，而敗戰的投手必定自責甚至被指責，承擔最大的心靈的打擊。這種滋味我小時候亦嚐過，一個少棒投手在最後一局的下半局因為一個過高的下墜球被對手揮出全壘打而逆轉敗，也因這個失投而一輩子唯



吳誠文小檔案

吳誠文，1971年巨人隊少棒國手，為國家捧回世界少棒冠軍盃。臺南一中畢業後，考進臺大電機系，1981年從臺大電機系畢業，1984年負笈美國深造，1987年取得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電機與電腦工程學博士。學成返國任教於清華大學電機系，2000-2003兼任系主任，2004-2007擔任電機資訊學院院長。鑽研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與測試和半導體記憶體測試，卓然有成，2004當選IEEE Fellow。2007年借調至工研院主持系統晶片中心，規劃推動3D-IC設計與測試技術之研發工作與產業推廣，要協助臺灣建立自有品牌，與國際大廠競逐天下。2010年起接任工研院資訊及通訊研究所所長。

一一次的當場淚灑球場。但是他學到的教訓是控球影響的層面遠高於對賭輸給打擊者。沒錯，你賭他準備要打快速直球，但是他已猜到你要投下墜球，所以他的揮棒時間已調整到對付下墜球的時間。你也知道他的弱點在低球，所以基於主動的地位，你的下墜球不應不堪一擊。然而也許因為疲勞，也許因為情緒不穩，也許兩者都有，遂造成控球失敗，應該偏低的下墜球投得太高，勝負便決定於這一球。也許你會怪罪於命，也許你能理解原因是在控球。命並非操之在我，而控球卻是可以經由努力練習而改善的。

當然球迷對這些是無法理解的，他們也不需要理解；他們要的是能勾動他們心弦的球賽，他們欣賞的是能象徵他們在人生戰場得勝的球員與戰局。一場球賽，就像一場表演。勾動球迷心弦的比賽最讓他們記憶深刻，一再回味，正如同一場精采的舞台劇，或一件親身經歷的驚險事件。職棒球員以棒球比賽為職業，他們的收入最終來自於球迷與觀眾的肯定，因為市場的興衰決定於球迷與觀眾的向背。然而即使球場可以塑造明星球員，一如舞台可以塑造明星演員，職棒的觀眾卻絕對不像舞台劇的觀眾，因為一方期待的是真實的比賽，另一方期待的卻是虛假的表演。無奈的是，真實的世界充滿虛假的演出，而真實的比賽卻可以被指控為虛假的表演。失投可以是真實，也可以是演出，就像日常許多對話與行為一樣。一顆不夠快的快速直球，有可能是一顆失投的變速球或指叉球，也有可能是一顆放水球，然而真實如何則只存乎投手之心，而投手是一個多麼孤單的職業。要以此入人於罪，何其危險！

職棒的興衰決定於球迷與觀眾的向背，這是最高準則，也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可惜臺灣的

教育與文化內涵缺乏系統思維，本就不利於解決系統性的問題。一條河川是一個系統，一條公路也是一個系統；一條公路以及它的橋樑伴著一條河川蜿蜒於山林之間構成一個更高階的系統。不能確保河川與公路的功能、山林的美麗、以及居民的安全，則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有權責解決系統性的問題的人需要具備系統思維，他不能只會把問題拆開來讓別人分別去解決，而不知道原來問題的一個完整的答案或解決方法。

臺灣的棒球運動由好幾個系統構成，包括職棒系統（中華職棒大聯盟）、業餘成棒系統（棒球協會）、各級學校棒球系統（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及學生棒球運動聯盟）、以及許多地域性或族群性的小型業餘棒球聯盟與俱樂部。不只如此，它還深深受到多個中央政府部會以及層層地方政府的管理與影響。職棒簽賭只是它諸多問題當中的一個，其他像球員收入、球員工會、球團經營、球場建設與營運、裁判培養、球員教育、運動傷害防治、棒球技術研究發展、兵役、旅外球員徵召、國家級教練培養等等，不勝枚舉。棒球運動的精進與健康運作既然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有權責又具備系統思維的人方能解決此問題。檢查官顯然不是棒球場裡的球迷應該期待的人。

我們的社會也不是只有職棒面臨難題，其實連學界與業界也都有許多系統性的問題亟待解決。但是，如果可以塑造文化的領導者沒有系統思維，這個社會恐怕也難以培養具備系統思維的人，也就是System Architect。

至於真假，「假作真時真亦假」。（2009.12.12）



自行車是一個系統，我也是一個系統；我騎著自行車是一個更高階的系統。我能不能騎自行車沿著新中橫公路爬上塔塔加則不只是單純的自行車變速器的問題，或是我的肌肉耐力的問題，而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